

上接A09版

(三) 干脆不说

“诺奖”改变的不仅是他的作品，他的生活也变得“谨慎”起来。莫言说，五年的空白，原因除了下笔的谨慎，还有各种各样的演讲、活动。尽管十个活动只会挑一个参加，但仍然占据着他大量的时间。有时候一周内，要飞三四个城市。“莫言的状态很痛苦，一些活动不参加，大家就说他架子大，但是参加，他又很烦。”莫言的家乡、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守森说。

李丹平说，他很怀念过去跟莫言一起在高密喝茶、写字的时光，“诺奖”之后，他几乎断了和莫言的联系。

“他的手机换了一个又一个，没办法，他在躲避干扰，而且这干扰很多。”

在今年的北京图书博览会上，莫言吐露过这五年的烦恼。他说，出来一趟太紧张，到处都在拍你，到处都在录音。当接受媒体采访时，被问及最想做的是，莫言说，那就是现在结束采访。

李丹平记得，莫言是喜欢安静的。“他的话很少，很多想法都表达在文字里，即便是在莫言文学研讨会的现场，莫言也只是坐在那里，并不说话。”

而“诺奖”之后，莫言随口而出的

一句话，有时都会成为舆论的焦点，甚至有些国外媒体，不断追问莫言一些敏感问题。李丹平说，当他走上国际这个舞台时，他就不仅仅是一个作家。

所以，他刻意躲避着聚焦，这几年的全国两会，作为政协委员的莫言总是媒体关注的焦点，他拒绝了所有的采访，在获奖后最初的几年，有时参加活动，他也提前告诉主办方，不要通知媒体。

他用“莫言”，对抗着突如其来的“热闹”。

(四) “魔咒”被打破？

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曾告诉齐鲁晚报记者，在获奖以后，莫言说，他要用作品，打破以往众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获奖之后再无作品的魔咒。

“获奖后，社会活动的增多确实一定程度上占用了他的写作时间，外界喧嚣一直在。”管笑笑说，“但对他而言，闭门即是深山，读书随处净土。获奖后他一直在抓紧时间阅读、写作，有些作品都开了头。”

翻看莫言的微博，仍然有不少散文和打油诗，有对创作的回忆，有家乡的故事，有老友的往事，还有一些杂感，以及参与对作品的改编。

眼下，《檀香刑》歌剧剧组正在为9月份的山东巡演而紧张地复排着。山东艺术学院音乐学院院长、《檀香刑》歌剧编剧李云涛在电脑中为《檀香刑》建立的文件夹中，保存着《檀香刑》剧本的每一次修改版本。不少文档文件名特别标明为“与莫言老师交流修改”。莫言会在每一次的修改稿中，会将修改润色过的地方标为红色和蓝色。

“出手太快了！”李云涛回忆与莫言的交流时说，“我把头一天的《檀香刑》首演的光盘给他，他第二天就把新写好的唱段给我了。他看重这个剧。”

为了修改剧本，莫言经常忙碌到深夜，与李云涛探讨细节。一个不押韵的唱词，一个可能有异议的唱段，他都要反复较真儿。比如在7月4日深夜发来的邮件中，莫言把改动的唱段一个一个给李云涛解释。“眉娘唱‘家中有个挡风遮雨的丈夫……’这一段比较容易引起争议，改写了”。还有，“把一些不押韵的唱段改得尽量押韵，这样演员好唱，也符合中国戏曲的规律。”一个段落一个段落地反复打磨，莫言说“要努力成为经典唱段”。

但是，对于一个严肃文学作家来说，这些或许是远远不够的。很多人仍然在期待着莫言的长篇小说。

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、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张丽军说，长篇对于作家更为重要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“推出这些作品对莫言来说是一种新的尝试，因为一个人写出大东西后总要经过一个喘息期、休息期，这是他个人创作的一个调整，保持一种写作状态。”莫言也曾表示，长篇小说不能为了迎合这个煽情的时代而牺牲自己应有的尊严。长篇小说不能为了适应某些读者而缩短自己的长度，减小自己的密度、降低自己的难度。

管笑笑说，关于大家最关心的长篇小说，莫言正在构思。“从这样的盛誉之下走出来是很不容易的，在今天这个大众围观的文化下，成功也会带来巨大的考验。”张丽军说：“他正在努力跳出诺奖的魔咒。”

【延伸阅读】

莫言的高密和高密的莫言

获奖之后的莫言改变了生活，也改变了他的家乡高密。

获奖之后，莫言的旧居成了旅游景点，周围的房屋甚至都被人高价买了去；在莫言获奖前建成的莫言文学馆也成为焦点，陈列着莫言的作品和手稿……

同时，高密也涌现出了越来越多的作家，莫言在近期接受采访时说，很高兴看到高密有了80后、90后作家群，其中还提到了李君威和另外一个青年作家徐晓。当看到采访视频，徐晓第一时间微信给了李君威。“没想到莫言老师竟然还关注我们的作品。”

李丹平说，莫言也影响了高密的作家群。“比如创作态度，他勤奋到非常严苛的地步。他几乎从来不看电视，专心在房间里创作。有时大夏天我们在门口喝啤酒，他也会一个人写东西。”李丹平说，他的作品特点，也带动着高密的创作风格。杨守森说，很多人写东西，也都是高密的风土人情，很像是莫言写作的路子。

李丹平说，如今高密形成了很多文人团体，大家经常一起聚会，互相交流帮助。“大概得有十几个社团，高密文学的氛围很浓厚。”

徐晓目前已经出版了两本小说，甚至被人民文学出版社称为“下一个严歌苓”，她说影响她最大的，是莫言那句“作家都是有罪的”，这意味着作家不是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芸芸众生，而是作家跟笔下的人物是一样的，一样的现实，一样的彷徨而不知所措。“这样才会去真实地反映现实。”

虽然每次的相聚，莫言总是缺席的，但管笑笑说，莫言一直关注着家乡，每年都会回老家住一段日子。“对于那些正在崛起的文学新秀，他是由衷地为他们的成就感到高兴。如果碰巧是老乡，因为乡情的缘故，自然更是喜悦。”管笑笑说，他一直很关注当下文坛的动向，这种关注对他而言，是学习的过程。

直到现在，莫言一直保留着回家写书的“传统”，他最新的三篇短篇小说末尾，标注着：“2017年8月18日定稿于高密”。李丹平说，这几年他回家很少对外人说，或许高密才是他躲开“热闹”的一处“自留地”。

本报记者 陈玮 范佳

【编后语】

一直在

□徐静

年轮说法上的“逢五逢十”，总是大日子，约定俗成该总结点什么。是不是莫言也有这种想法，于是就在获诺奖的五年后，密集推出了三篇短篇、一组诗歌、一部剧作。“终于，莫言又开始写新作品了！”一句终于，大众似乎松了口气，连莫言自己都觉得太久不发新作，自嘲说：“衡量作家的艺术成就，长篇不是唯一的标准，我个人当然是对写长篇充满了兴趣，我正在写，我先发一些戏剧、短篇、诗歌向读者证明我没有偷懒。”

今年3月15日《文汇报》刊载莫言《马的眼镜》一文时，编者特意加了备注：“都快五年了——这是莫言先生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首次发表散文新作。”一篇两三千字的文章，也要被冠以“首发”、“新作”，这对于二十几年来发表过11部长篇、27部中篇、9个剧本的“高产”作家莫言来说，无意间反而提醒了公众一件事情：“诺贝尔奖魔咒”，是不是真的存在？

回顾诺奖历史，会发现拿奖后作品减少，甚至彻底停止写作，并不是个别现象，以至于有所谓“诺贝尔奖魔咒”一说：获奖约等于封笔。获奖后难出新作，到底是获奖者“犯懒”，还是难以克服自身瓶颈再创新辉煌，具体到莫言，他能突破这个魔咒吗？

“今后大家最好不要邀请我，多么光彩的事我都不参加。大家各干各的，我用我的新作回报你。”获得诺奖后莫言似乎不胜烦扰，在与2003年诺奖得主库切对话的场合说出了这样一番话。对此库切立刻回应说：“我非常同情莫言先生，诺奖有的时候颁给正处于写作生涯中间状态的作家。莱辛几年前获奖时并没有因此影响到自己的写作，因为她得奖已经是写作生涯的末期。如果颁奖给一个还将持续写作的作家确实会有影响干扰的效果。”

这种“干扰”，具体到莫言身上，就是他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身份，越来越多的时候不是作家，而是一位嘉宾：演讲、对话、参观、题字、评球、出席活动、做顾问和拿学位等等各类活动中的嘉宾。且看以下行程：2017年4月19日晚，在港进行主题为“黄土地幻觉世界与中国文学契机”的讲座；5月31日，领衔众评委出席首届京东文学奖颁奖现场；6月22日，参加北京师范大学2017毕业典礼并致辞；6月27日，在汕头大学2017毕业典礼上致辞；8月23日，参加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“中国文学与全球化时代——莫言作品国际传播沙龙”……我们梳理的这短短三四月的行程，大概只能算是五年来莫言行走足迹的“冰山一角”。

我们所关心和重视的，不应该是那个与文学本体相关的莫言吗？

这次莫言推出新作之后，业界表达崇敬之意大于对作品本身的审定，实际上就莫言的写作而言，这些评论更多有“致敬”的意味。莫言的新作《锦衣》以及之前用“戏剧体”写成并已在山东巡演的《檀香刑》，这些创作是否还是那个接通乡土民间、牵连着高密东北乡枝枝蔓蔓的莫言；组诗《七星曜我》的推出以及之前白话诗、打油诗的存在，又展现着莫言在小说以外哪些文体领域的实践？为此，本期人文周刊推出了《从嘉宾莫言到作家莫言》特稿，针对睽别的五年中让大家一再提起的诺奖魔咒，齐鲁晚报记者采访了莫言的亲人、朋友、高密老乡、文学评论家以及作品合作者等，讲述着莫言“一直在”的这五年。



《檀香刑》首演新闻发布会前莫言到排练现场



6月22日参加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典礼并演讲



6月27日在汕头大学毕业典礼现场演讲



8月23日出席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